

貧與士

彭兆良 著者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第一章 總論

一，士與貧的研究的目的——二，中國貧士概述——三，西方貧士概述——四，夜貓子——五，西班牙貧士的一幕——六，國人對於士與貧的見解——七，見解的批評——八，士不可貧

士與貧這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，多少人稱貧與天才有若干相連的關係，在事實上或許真是這樣，但吾未見過其書。我國則有隱逸傳，高士或徵士傳，貧士傳殊少見，研究的專書自然是更難覓見了。但我以為這些書不可少有。作高士傳者，以為他們是些氣節之士，值得特別頌揚；我則以為士人太不注意經濟問題了，雖一般特達之士，以此而見其清高，非人可及；但普通學子甯多以此而

墮落人格。爲救濟這點，正該有本專書，詳細討論其得失，以警促士子們反省，勿再墜於什麼高士，浪漫的習氣中，爲利實多。

在過去歷史中，士受貧的茶毒，實堪驚人。有許多所謂寒士者，言其才靡不滿腹經綸，似出濟天下蒼生有餘；探其囊常不名一文，一己衣食不周。古之士，有『牛衣對泣』，有『貧無立錫』，有『搔虱談治』者；一若工於治世，而拙於治身。至於衣則懸鶉百結，室則蓬窗蠅戶，環堵蕭然——尤爲士之習見。德高如顏子，但『一簞食，一瓢飲，曲肱陋巷』而已；陶淵明詩上常自道飢，至說『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』的話哩。

西方之士也不免貧，希臘最有勢力的三大士——蘇格拉底、亞里士多德，伯拉圖實是些遊學之徒罷了。說到詩人，貧况更覺可憐了，而且歐洲各國都沒有例外。荷馬是西方第一位詩人以詩見稱於後世，他是以歌行乞的；『嘴裏充滿了詩歌的時候比充滿麵包的時候爲多。』在教皇歐本八世(Pope Urban VIII)時

，曾立過一個貧養院，據說，專收留衣食無著的殘廢著作家，而且被稱做『不可醫治的退休所』。

在意大利、英、法、德、俄、瑞典諸國，都有窮苦的詩人跡踪；而且他們底境况怪怪奇奇，更是可憐。有幫人轉磨藉爲餬口之計，有身爲奴隸，有庾死在獄中。

又有號做『夜貓子』者，祇因白天怕遇見債主們，故閉於室中，待晚間出世。

有位詩人作一首十四行的小首，在那首詩中，他乞求他底一隻貓底雙眼光亮些，因爲他沒有蠟燭不能寫作了。其餘許許多多的詩人是在他們極艱難，極危險的困境中挨過一生，有些竟挨不過而至餓死者，亦比比爲然；若彭思（Burns）對黃面婆，吃牛汁麵包和偉大的馬克思在兒女啼哭聲中寫資本論，比到他們已算幸福的多了。（詳細請讀高爾德司米綏：世界人的通訊）

士底貧况如此，中西同一浩歎，他們底貧窮自有致取之道；但一般人對於士

貧的意見怎樣呢，這是我們所欲知道者。現在請看罷：

景——西班牙十七世紀初葉時的一道街。

人物——一遊歷西班牙的外國人，一引導者，一文士，六十來歲，衣服破裂不堪形如乞丐。

外國人：那是誰？

引導者：便是寫吉訶先生傳的文豪西萬提司呵。

外國人：是西萬提司！呵，那末貴國政府竟讓他這般潦倒？這般大的天才使他凍餓且死？

引導者：惟因其爲文士所以任其捱貧忍苦，惟因其有天才，所以須使其潦倒且死；要是政府養了他，養尊食飴，如吉訶先生那樣的大著便不會寫出了，要是窮苦能迫人著書，那麼他自己雖窮困，他底著作却可使世界富有了。（以上根據自己的園地，但文不同）

這樣便是西人對寒士不幸的見解呵，雖由一引導者說出實可代表西國一般的思想——不僅是西班牙。但我國人的見解怎樣呢？有比這更和平點麼？如你考察一下却和西人一般危險，我們略選幾種來說說：

勵操說——謂貧非但可立人氣節，且可磨鍊身心，孟子說的：『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』便是這說的。最大根據，因此儒者多忍貧。

樂道說——自孔子教弟子以『憂道不憂貧』，顏子『簞食瓢飲』，『由也破袍敝楯』，均得孔子歎獎；老莊之徒又各以道自樂，視富貴如塵土，適足污其清潔。於是貧以樂道之說，在一般士人底心上植得很堅固的基礎了，輾轉而成一種偏見：以為非貧無以見道。

貧愁著書說——許多名人曾因貧愁著書蓋不能見諸生前，則期行諸後世，如孔子作春秋，左邱明作國語，司馬遷作史記，皆從愁苦中寫出的——這一條

和西人的見解，尤不謀而合。

詩必窮而後工說——詩以言情，尙真尙實，大概貧能增人經驗能給予較迫急的刺激；所以『詩必窮而後工』竟是古今來一條顛撲不破的學說了，在事實上却真。中國許多最大的詩人都是貧窮的，如屈原、陶淵明、杜甫等流。

以上略述幾種藉窺見國人對士貧的大概見解怎樣——這見解怎樣？是需要或不需要的呢？

爲著書，作詩而孤愁困窮，以期見真性，當然不無根據；因爲貧愁的流水祇能淘出天才的真金，而不能淘去天才。天才正和愛情一樣，因爲貧窮從窗飛進，天才決不由戶躍出。但學者也不當僅受其說蒙蔽；單是貧窮祇能阻礙天才，決不能利於天才。不然，如孔子云：十室之中，必有一聰明秀達之人，何以以中國之大，數千年來，大詩人不滿半百呢？其緣因在天才須由機會養成，而貧窮不過堅其志操，助成其長；或如氧氣般，祇供助燃天才的火焰而已。

三年下帷，十載讀書，爲一般有名學者所必有之經歷。如一貧如洗，（當然也沒有書籍了）朝不謀夕，又烏能成大儒？匡衡，歐陽修，都有教導他們的人；朱買臣未必窮甚。至於陶杜諸人，尤其博古通今，更不必說了。

貧果能磨練身心，——以備肩巨任。但這不過反示驕奢淫逸的人不能肩大事呵；如不貧而同能堅苦自勵，則富人的能力，必勝於寒士，爲的他多有一種機會以資養詣。

至於樂道之人，乃以道自得；陶醉其中，不知有貧窮一回事，並非以貧修道，尤當明白。孔子『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』其重要關鍵在『忘』字，非『廢食』卽謂求學，也非『樂憂』卽是聖道。

這般說來，士果不妨貧，但貧祇能給他第二重損害。在更穩固的結論上，我們甯反過來說，士不妨富有。

這可用士人自己的話來證明。

這第一位我們可請——『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』的中國的大文豪——韓愈來證罷：

他底供狀——送窮文——上明明寫道——

『……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？子之朋儔，非六非四：在十去五，滿七除二。各有主張，私立名字。捩手覆羹，轉喉觸諱。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者，皆子之志也；其名曰智窮。矯矯亢亢，惡圓喜方。羞爲姦欺，不忍害傷；其次曰學窮。傲數與名，摘抉查微，高挹神之機；又其名曰文窮。不專一能，怪怪奇奇。不可時施，祇以自嬉；又其次曰命窮。影與形殊，面醜心妍。利居衆後，責在人先；又其次曰交窮。磨肌戛骨，吐出心肝；企足以待，實我讎冤，凡此五鬼，爲吾五害：飢吾寒吾，興訛造訕。使我迷人，莫能間阻。朝悔其行，暮已復然。蠅營狗苟，驅去復還。』

這是貧於士之不利的最明白的供狀了：也是文士所以不歡迎不見容而下逐客

令的苦衷。總言之，貧能墮人志氣，而非立人節操；是立身的矛盾，而非立身的基石；非但不能有助於智、文、學、命，與交；且有智、有學、有文、有交、有命，而受其損害。

復次，我們可請一西方文豪——約翰生——他曾有一次簽他底名字曰『無食者』，和一友蹣跚街頭，不知晚上頭置於何處——來證罷。

約翰生一定有最大的貧底經驗，而他當然也能甘貧如飴的，如果貧果能甘他。然而，看吧！——自然，我們不能誣這位光明磊落的文士爲『勢利薰心』——但他却說富，非貧，是自由底母親——人生底幸福是樂在這上面。

反之，『貧』他說：『取去許多爲善的方法，而生出許多無能來以抗惡；自然的與道德的，那本可憑一切美德去避開的。因此，打定主意勿貧——』

從這些中西大儒的口供上，我們得同一結論——貧不可有；貧能傷名害德，爲惡之淵藪，而非善的基礎。這真理，我至少還可引援一打著名文士來給你堅

定——如司各德(W. Scott)、西西洛(Cicero)、秀滿(Turne)等人——但殊不必了。在古時，憑儒人自己的口供，貧是不可有了，但今時則怎樣呢？我們却見其爲害更烈——至少於中國爲然。現在單就中國來說罷。我國古時有白首窮經者矣，有通一經或一項學術即成大儒者。經學雖微茫，但每書字不上十萬，張不滿千頁；故如得人指導，窮心研究，蓬門蕞室之士，皆得成就。所以，古之士有掛薪讀書者，有藉螢讀書者；得有求學的機會，其人雖貧尚可。

至歐洲也有『一本書底人』底格言，那是說一個人專心致力於一本書的研究，很和中國『白首窮經』的話相似，不過其意義較廣。便是第一書並不廢棄其餘諸書，不過專門在那本書而已。如德蒙司森尼斯(Dempsthenes)之喜修賽低的斯(Thueydides)底歷史，愛不釋卷甚至抄過八次；瓊恩司(Sir W. Jones)愛讀西西洛；白克夫提(Bycroft)愛讀沙氏樂府，起坐不離，均是。

但在現在，時代底限制使你不可能。這因爲學問的對象已經擴充了，我國舊

時學業如沒有一種新學的眼光去觀賞，幾等於無用。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學問的對象既變，做學問的工具，方法，亦不能隨之無殊。所以，在昔蓬門蒿室之人，可成爲通達開明之士，到現在便較困難，而且似乎不可能了——無論是文學、科學、藝術都是這樣。

就以上諸點，我們都證明士人不可貧了，無論中、外、古、今——尤其是今之士人。貧果不可有，然而，哎喲！我們試看貧怎樣如蛇一般，狼一般，毒着，饜食着士子呵！

呵，貧呵！你是什麼？一個字呵。但無足，然而跡徧東西各處，無羈，然而毒盡古今多士。凡受你光臨者，非但不『蓬蒿生輝』，其主人且鳩首囚面，狼狽其形。愁其心，吸其血，絞其淚；然你所給的酬報是甚呢？酸味，苦味，善的剝奪者，惡的鼓勵者。呵你荼毒士人已數千年了！現在正應打倒，打倒呵！使你絕跡中國，使你永離寒門，——受賜實多了。

第二章 中國貧士的生活

一，中國貧士的生活——二，安貧派——三，牢騷派——四，寒酸派——五，苦悶派

高爾德司米綏 (O. Goldsmith) 說：『詩人……喜歡享樂現在，不顧未來；他底談話與智者的相同，他底行為與傻子的一樣；說到剛毅的精神，則對於地震之暴發，可以凝然不動；說到敏銳的感性，即在茶杯摔破底時候，也要起些反應；這便是他底性格，從各方面考察起來，却正和致富相反。』

這段話雖述詩人，却可包括許多文士的性質，我今借之先來敘述中國底貧士生活，次述歐美的寒士。

第一，在中國底貧士史上，雖同是兩袖清風，一囊如洗，然斑駁亂雜，很有些不同的色彩：例如以性質講，則有道窮、學窮、文窮、命窮、交窮等類；以

態度講，則有樂貧、安貧、愁貧、守貧等類；蓋志各有異，而道各不同；我區爲四派：第一是樂道派。

這一派人很引我們著目；他們或以道德標榜，或以行爲高傲，奇邁，見於史冊真昭如日星；他們身貧而心富，物陋而德馨——其中最著者是樂道派。

孔、老、莊、顏淵、子路、邵康節，諸人即是所謂樂道者。他們底口號很可以孔子所說『君子憂道不憂貧』一句來統括；他們所憂的是道，所樂的是道，道以外不見其他。莊子說：『臣所樂者道爾。』孔子厄於陳蔡之間，三日無食，而絃歌之聲不絕。顏回曾嘆『夫子之道大莫及，望彌高，鑽彌堅』但不曾嘆『曲肱陋巷』。孔道至宋代而更昌明，他底精神也惟有宋儒克繼；雖則宋之理學家如邵康節一流人，已偏於術數一方面去了，但他底精神可佩服的。熈寧子錄：

『洛中邵康節術數既高，心術亦是過人；所居有圭竇瓮牖，以敗竇口安於

室之東西，象日月也。其所居謂之安樂窩。」

在圭竇瓮牖的敗室中，安釜口以象日月，豈非所謂『書獸作用』者？使他與我們現代的學子相比，習天文學未解ABC是什麼，即須有什麼天文臺，測量鏡等等來作着幌子，看他寒陋如何？然而他却怡然自得，自稱做『安樂窩』——這便是他樂道的證據了。

樂道派者蓋憑自己的精神來克制物欲，他們以『道』爲中心，物質至多不過視作一種工具而已，所以他們心目中所重要的是『道』，不是物；因物爲，而祇爲，行道的工具，所以不狂不狷，適其中道，所謂『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』，而怡然自得了。

近似此派而偏於清這方面的，有清高派。樂道派以精神的偉大來克住物質，但非遺棄物質；清高派則甯遺棄物質，而以他們底精神來使其貫徹：這是二派的不同處。後者底口號，用孟子所說『有所不爲』，『不屑不潔』這二句來標明

，最是的當；因此俱不免是貧士了。

這派人有巢父、伯夷、陶淵明等，即所謂隱逸之士者。他們對於貧乃另有一種見解，今以陶淵明爲例說明：

陶淵明晉人，胸懷冲遠高潔，善詩文。隱居廬山附近，耕種不得自活，壯年曾做過幾任小吏，但不多時便棄官歸來了。從此便終生不仕，和『飢餓』捱過一生，五十六歲便死了。

他底貧和飢在他自己的詩裏，道得最明白：如雜詩云：

『代耕本非望，所業在田桑。躬親未曾替，寒餒常糟糠。豈期過滿腹，但願飽粳糧。御冬足大布，麤絺以應陽。……』

但這不過是他以耕稼謀生的一些希望罷了，在下面幾首詩中即是這一點小希望也是不可期了。有會而作篇的序文云：

『舊穀既沒，新穀未登。願爲老農，而值年災。日月尚悠，爲患未已。登

歲之功，既不可希；朝夕所資，煙火裁通。旬日已來，始念飢乏。……』這已覺飢寒迫親的可畏，但乞食篇却更直捷地描出他底飢狀來：

『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。主人知余意，投贈副虛期。談諧終日夕，觴至輒傾卮。情欣新知歡，興言遂賦詩。感子漂母惠，媿我非韓才。銜戢知何謝，冥報以相飴。』

怨詩楚調寫出他日不得至暮，夜不得達明的貧底急況：

『……炎火屢焚如，螟蟻恣中田。風雨縱橫至，收斂不盈廛。夏日長抱飢，寒夜無被眠。造夕思雞鳴，及晨願鳥遷……』

五柳先生傳是他作以自況，傳中更完備地寫出他『貧』底小影：

『……性嗜酒，而家貧不能恆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招之。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』